如果一个人社交生活挺丰富，挺热闹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不太会思考了，因为他确实没有必要。比如gxy可能就没有，比如我如果不断认识人的话，可能也没有思考的需要和时间了，根本没空整理想法成文。比如gxy或者我妈说聊天很累，如果承认有不同的世界可能存在，那么就不能说这种累是他们必须经历的。我依然还是好奇，如果说在大家世界都不同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交流？应该听谁的？

人与人是如何交流的。之前在历史一文中，我从历史与记忆的角度讨论了人理解自身与他人是十分困难的，此处我从瞬间交流的角度讨论为什么这种理解是困难的，前者的low level基础是遗忘的存在，后者的low level基础是假设与未知的存在（参见假设与可能一文）。其实我想了想，觉得关于gxy真的和前女友们不能放在一块儿比，是两码事。最开始我怎么思考gxy和陈都，就像我此刻怎么思考张培和叫不出名字的那个cs的人一样，完全不觉得会有多少交集，但随着交谈多了，可能我会有种错觉好像我和对方很熟，但其实并没有，我是和我心里想的那个人很熟，而我心里想的那个人从未远去。就像我心里也有一个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一样，我想的也是另一个他者。即便见了面也是如此，试问，难道每天面对面看见的两个人之间，就没有理解与认识上的mismatch了？依然有很多。我们可以改变对方的想法么？显然不能。我们可以表现成对方能理解、喜欢理解的模样么？总是如此，在经意与不经意间。不经意间指的是，双方以为都没有受到任何刻意的影响，但他们的表现实际上都implicitly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因为本出同源，所以相合。再说一遍，实际上两个人的交往是这样的：我接受到对方的信号，这个信号我实质是识别不了的（why?），我凭自己的理解以及时代精神这个字典来试着翻译，然后我接收翻译后的信号，同样再发送我的信号。人实际上难过的是什么，是自己理解的信号与期待的信号之间的落差，书籍为什么不会让人失望（我之前文章讲的），也正是因为书籍实际不涉及未知（另一篇文章），所以书籍永远不会存在这两种信号的差异。所以对信号差异越不敏感的人，就越不会难过。我们对外部世界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期待的信号与理解的信号差异太大，就会无所适从。而和外部世界打交道越少的人越不会难过。我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一下，直接把难过等同于信号差异，有点太粗糙了。如果这么想，好像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当初我读书填补了我和xym之间的理解差异之后，难过就减少了很多。所以说，情感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显然柏拉图之流认为只有一种生活值得过，是一种颇为阴险的蛊惑人的说法。如果柏拉图不是故意蛊惑人，那就是为了安抚聪明人，必须给出的一个关于能让人类愿意团结活下去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足以遮蔽令人恐惧的未知。尽管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个世界没有那么不一样，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还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里。所以在可能世界们之上，到底还有没有其它来统摄全部？如果没有，那就只是飘零四散的孤立世界们。

我和gxy表白，还有一部分恐怕是觉得她会懂我的想法，因为我和她表露过内心的想法（有些真的没和别人说过），而她给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理解我的人哪怕并不真的了解我在想啥。之前对陈都也是如此，对前女友恐怕也是如此，这种认为她懂我的幻灭恐怕是在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我忽然觉得按照不止一种哲学（很多可能世界）以及已知和未知的分界来看，可能不得不做出的推论是，没有两个人互相理解、一个人也不真正理解自己（概括篇已经做出了说明），因此，朋友关系或者恋人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前提上，而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上，简称凑合着过。凡是对于了解有任何过强的假设，都会导致失败，除非是两个都用着主流大路货api的人，大概匹配度更高一些。

看到西雅图最近有了难得的高温，就想起了gxy。我和gxy聊得最开心的一个，可能是讨论上海的旧忆，这是两个人都能讨论的，而且我也有一部分这样的需求。但是这部分需求只是我所有需求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部分我们可能是不相同的，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大概直至今天依然认为我和她本质上是一样的人，而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一点解释给她听让她意识到而已（因此讨论也越发抽象），可是这一点可能就是错的了，她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和她一样的人。可参见关于多元化及每个人志趣不同的那个微博。和别人都不是一样的人既不是优越的事也不是悲伤的事，是一件有趣而平凡的事。

人如何看他人，如何“合理化”他人。无疑，gxy提供了不少的学习info，这个算是非常有益处的学习动力，比如视觉slam之类。这个方面要找一个替代人不容易。不过讲真，我也不见得总有这个心情去容纳新东西。比如放着张培土星人，其实我也懒得问中文系的东西。这个其实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天才在周围人眼中也没有那么跳跃，因为周围人已经给了他一个假设，他们只看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而把不理解的东西都强行归入一些不合理的假设中，比如奇怪的抽搐。